

王树理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卿云歌

王树理◆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卿云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卿云歌/王树理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329 - 4276 - 3

I. ①卿…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9009 号

卿云歌

王树理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1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4276 - 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5
第四章	79
第五章	104
第六章	119
第七章	138
第八章	158
第九章	171
第十章	185
第十一章	196
第十二章	208
第十三章	223
第十四章	241
第十五章	256
第十六章	262
第十七章	272
第十八章	284
第十九章	293
第二十章	298
后记	307

第一章

1

卢丁爷爷那些喋喋不休的讲述，是在卢继承幼小的心灵上写下的第一部书。最早的章节，莫过于老人自吟自唱的那些“盐歌儿”了。

盐民苦哎，
盐花伴雨和泪煮哟；
盐民难哎，
苦丁做茶吞黄连哟……

卢继承小时候听五世祖卢丁给他讲，芦花寨的卢姓人家，之所以区别于芦姓，是暗含了永世不当草头王的意思。

如果卢丁爷爷说的没错，他们原本应该姓芦的，而且是一个占山为王的草寇的后代。据说，那草寇生来性野，又练得一身好功夫，纠集了一群生死不怕的亡命之徒，以武犯禁，以杀触法，专门在从天津卫到山东海丰一带的长芦盐场干一些贩卖私盐、截获官盐、策反灶丁、毁坏盐田之类的至恶，与清王朝堪称严刑峻法的盐法作对，并且屡屡得逞，弄得长芦盐运使司天天围剿，四处捉拿，也总不见消停。

光绪二十六年，这伙草寇不再以贩卖或抢劫官盐为业，却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联手，在海丰入海口的叉尖一带，聚众设坛，抢占地盘，专门与控制长芦盐场的外国洋人作对，想方设法抵制各国列强对长芦盐场的实际控制权。这一点，从今天来看，也算他们做下的一桩好事。他们鼓动盐民弃灶逃跑、

毁坏盐池，甚至组织武装力量与朝廷抗衡，致使大批盐田荒废，灶地停产，列入当年计划的盐额大量落空，不仅让朝廷原本捉襟见肘的财力受到严重打击，也让那些企图从中国盐业生产中捞取利益的外国人欲壑难填。不依不饶的洋鬼子们，把剿灭沿海一带的义和团，作为要挟清廷履行不平等条约的筹码，给清政府施加压力。这让老佛爷慈禧太后大为恼火，别看清廷攘外无能，杀起中国人来却是不含糊。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对带头破坏盐业生产的“流匪”剿灭九族的敕令，动用官军对民众的反抗展开了大规模杀戮。

芦氏家族中有些消息灵通的，得知这一动向，携了近门亲支，绕开官军包围，逃离了是非之地。他们将“芦”姓的“芦”字去了草头，改姓卢，隐姓埋名，活动在环渤海湾一带的退海地上，过着一会儿天津卫、一会儿海丰城，东躲西藏、饥一顿饱一顿的流亡生活。

那领头儿的便是五世祖卢丁。

追兵在后，天天亡命，只有把大家带出这块是非之地，才是万全之策。

卢丁爷爷陷入一片茫然。

也是有病乱投医，一日，这伙人走在海丰县地界，遇一算命先生。一直都想在宿命跟前碰一碰运气的卢丁爷爷，便凑上前去，让人家给他看看星相。鼻梁上架一副老花镜的算命先生，将卢丁端详了许久，问了生辰八字，又让他伸出手来看了看手纹儿，口念一段偈语：

借得东海一蓬风，
家在芦荻白毛丛；
荒丘过尽黄花瘦，
碱蓬棵里彤云红。

卢丁不知是何意思，想问个究竟。那算命先生欲擒故纵，假作高深，又吟出几句古文：“卿云烂兮，糺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本来就一头雾水的卢丁，愈发地糊涂了。想再问下去。只见那算命先生摆摆手：“别再问了，此乃天机，解得开，算你吉人自有天相；解不开，就当道听途说，谅也无甚大碍。”卢丁扔下几个铜子儿，一脸茫然地点了点头。

人家越说，卢丁越纳闷，这些“西”啊“东”、“蛋孵蛋”的，到底是啥意思？

后来，卢丁受雇于海丰县城三孔桥左侧一家驿站，给过往客商喂马，正好碰上一位进京赶考的举子，便把这件事情与那人说了。

那人听罢，哈哈一笑：这偈语说得明明白白，是劝你到一个叫庆云的地方去呀。

举子说，原来，算命先生故弄玄虚的那首“旦复旦兮”，名字叫《卿云歌》。是上古时期虞帝舜大宴群臣百官时的集体唱和之作，原本是描绘政通人和、景象清明的意思，表达了上古先民对贤者相互禅让美德的崇尚和圣人治国理想的歌颂。这歌词气象雄浑、格调大气，有包天孕地之意境，被历朝历代奉为超越流俗的乐中精品。尚书里还专门说道，舜登位的第十五年，卿云聚，俊义集，百工相和而歌卿云。这“卿云”便作为吉祥福分之象征，缭绕于世人心头。且“卿云”二字，在字义上也与“庆云”相通，无非是祥云缭绕之意。“烂”，就是灿烂呗。“紖”呢，也就是纠，“紖纚纚”说的是祥云时隐时现飘忽不定的样子。“旦”就是日出，“旦复旦”也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首歌的意思是：灿烂吉祥的彩云哟，萦绕在蔚蓝的天空，那是日月光辉永驻人间的象征啊，它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存在于这个祥云缭绕的地方。据说舜听群臣唱完《卿云歌》，叹息道：“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哦，那“借得东海一篷风”的诗句又作何解呢？

举子说，那就更好解了。借东海之风扬帆，肯定是往西走了。“家在芦荻白毛丛”，是说你和你的族亲，将要到一个靠近芦苇荡的所在安村立寨。至于这其中的“荒丘过尽”、“黄花瘦”、“碱蓬棵”之类，应当是一路走过去所能遇见的一些地名、村落或者泥淖沼泽、沙掩土埋一类的生存叠嶂，从字面上解，估计是些坑坑洼洼、流沙滚滚、盐碱斑驳、飘蓬翻飞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在去庆云的路上，说不定要经历一些人生道路上的三灾八难。

嗨！那举子说着说着，叹了一口气说，想想这世界上，哪一件事情的成功不伴随着受苦受难？要不咋叫不受磨难不成佛呢？要想上天堂，你就得先下地狱，要想过好日子，你得先吃苦受累呀。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上甜。从算命先生给你的偈语看，虽然你免不了受些苦难，但后来的结果，却是进到一处红云闪烁、霞光四射、过上天堂般日子的地方，到那时节，天下和谐，芸芸众生歌乐升平；百姓康泰，万家灯火交辉日月，人人心里都将有一首共同的心曲，享受一些人们难以预料的福分，给世间带来一些让人受用不尽的

日子也未曾可知。

五世祖恍然大悟。

这庆云县地界，他是早就听说过的。先前叫西无棣县，永乐爷朱棣做了皇帝，为避君讳，才改作庆云县的。既然算命先生说了，命相里有这么个担待，那就闯荡一回吧。

当下，五世祖与众族人商量妥当，便沿着黄河入海支流最北边的鬲津河，迎着滚滚尘沙，逆流而上，朝着庆云县的地界进发了。

走了三天路程，进入庆云地界。

果然，偈语里说的那些“荒丘”、“芦荻”、“黄花”云云，一一迎面而来。先是围着一个叫盐家坞的镇店，周围有“一溜荒丘”五个村庄：分别是蒋荒丘、大荒丘、撒荒丘、刁荒丘、邓荒丘，五个村落宛如一本线装典籍中的句读，或圈或点地散落在高低不平的沙丘地带，像北斗星一样，连接成一条不规则的曲线。站在沙丘高处放眼一望，偌大一片荒洼，竟是白茫茫一片盐碱，蓬蒿丛生、黄荆遍地、茅茨匍匐、怪柳摇曳。依次南行，至马颊河北岸，斑斑驳驳的盐碱地里，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小草，贴着地皮开出细碎的黄花，顽强而又执著地彰显着生命的本能和欲望。被小草簇拥着挤在一起的，是一片河口平原上特有的黄泥土屋，上没有瓦片，下没有犴脚，混成一体，除了掺杂其间的麦草，通身上下全是黄土泥巴。一问村名，曰：“黄花马”。

居住在黄花马村里的人们，也像脚下的黄花，虽然瘦骨嶙峋，却异常顽强，紫棠色脸面包裹着棱角分明的颧骨，瘦长却显得发达的四肢，给人以铁骨铮铮的感觉。五世祖不得不叹服那算命先生的高明。

又往前走了大约七八里路，来至一处被当地人称作“卧龙岗”的沙丘。站在沙丘上朝南一望：嗨，全是沟沟岔岔、高低不平的湿地。遍地芦花，旧穗犹在，满地春风，新绿初生，白花花的芦荻在嫩叶的衬托下向着遥远的天际透迤远去，不时有野鸭一类的水鸟，鸣叫着飞向蓝天，和畅的春风将新生的欢快与伤逝的悲凉拥扭在一起，把自然界推陈出新的规律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不正是偈语里说的“家在芦荻白毛丛”？

当下，五世祖停下脚步，众人也跟着停了下来。

那一天，人们缩着裤腿，跟在五世祖身后，在芦苇荡里转悠。

草丛里不时有被惊扰的鸟群，鸣叫着朝着远处飞去。野兔和藏在芦苇丛里蝇营狗苟的貔狐子们，也全都望风而逃。

快没太阳的时候，泥一身水一身的众人，集合起各自手里捡拾的鸟蛋和抓到的小鱼，本想有滋有味地饱餐一顿，没想到那水太苦涩。五世祖看了看大伙，说：天下还能有难倒熬盐人的事吗？——人们立即听出了五世祖的弦外之音。

原来，那些长芦盐场专门熬盐的灶户，人人都有一手将海水变淡的绝活，那是在煎盐草灰过程中，一个搂草打兔子，捎带着的活儿。灶民们在淋卤晒盐的过程中，有一种办法叫“淋灰取卤法”。就是在煎盐之前，将大片大片草荡里的野草，收割集中后烧成草木灰。然后把草木灰集中收藏于事先凿好的土坑，藏到农历十一月天寒地冻时，再用海水浸透，第二年一开春，选择晴朗天气，将浸好的坑灰取出，摊铺于亭场晾晒。只要草木灰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晶莹的白光，所含的卤气就能用来合成盐卤。再把灰重新入坑，用海水喷淋，盐卤即告形成。用这样的卤水泽润成盐，盐田的收成就高，成色就好。卤水也像扒鸡坊里的老汤，存放的时间越久越好。所以每年烧灰取卤，成了灶丁灶户的一大任务。就是这个烧制草木灰的环节，让灶丁们学会了综合利用蒸馏技术制造淡水的本事。不少人采取用大煎盘扣着盛满海水的小煎盘，收取蒸馏淡水的办法，让小煎盘里的水蒸气凝成的水珠沿着大煎盘的边沿流进预先准备好的盆盆罐罐，居然成了解决灶地淡水奇缺的一个好办法。

那一天，在卧龙岗芦苇荡转悠了一天的五世祖，像是一位发现了新大陆的航海家，站在沙土岗子上，攥着满把的黄土，指着那片芦苇荡，兴奋不已地对族人们说：好地方啊，比长芦盐场那些专门用来烧草灰淋盐池的草荡，可是强多了。盐场灶地那么苦的地方咱都熬过来了，死里逃生的人还有什么抗不了的磨难？领了这样的命，就得豁出来干啊！我看，只要扑下身子苦干，用不了三年五载，这儿肯定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地方。尽管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没有吃好喝好，五世祖那番充满自信的剖白，还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容下了这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队伍。湿地最高处最开阔的一片，就是他们像鸟一样叼草衔泥筑巢

垒窝的理想选择。半年以后，当挟裹着浓浓海腥味的秋风，又一次吹白遍地芦花的时候，一个以黄泥土屋为特征的村落，在卧龙岗以南的芦苇丛中出现了。白花花的芦荻穗子，顺着风的方向呈一边倒的姿势摇曳着，成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村寨的天然屏障。人迹罕至的南大洼，从此有了院落，有了炊烟，有了鸽哨，有了东一块西一块零七碎八的农田和弯弯曲曲的道路，也有了燕子做巢的房梁、猫儿叫春的屋檐，就连马颊河的河道里，也出现了肩头站着鱼鹰、划着小船的一位老人和他那破锣似的嗓子里送出的一口二黄：“父女钓鱼在家下，家贫哪怕人笑话……”

扎下脚跟，五世祖突然想家了。

连续几个夜晚，借着昏暗的油灯，他轻轻地展开从老家带出来的“家堂”。虽说大字不识，心里却明白这幅标注着列祖列宗神位的世系表，是件极为神圣的物件。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当除夕祭扫祖墓完毕，都要请出家堂挂在正堂。跪拜礼毕，耳聋眼花的爷爷，抖着白花花的胡子，用近乎颤抖的语调给人们讲述先人的不易与维艰。说到动情处，嗓子就有些哽咽。直到自己意识到不该扫了人们过年的兴致，才用两只铁铤似的手擦一擦浑浊的老泪，说些勿忘祖宗、吉祥如意的话题，让大家坐下来陪伴着列祖列宗的亡灵守岁、过年。如今，轮到自己来掌握这个家族了，虽说眼下不是逢年过节，可自己心里却有着一一种盛不下的巨大压力。告别列祖列宗背井离乡、灶地熬盐受尽千辛万苦、扶清灭洋与义和团联手行动、遭遇追捕东躲西藏、率领族人历尽艰辛芦苇荡安家……桩桩件件，怎么向祖宗们交代呀。眼下虽说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盘，可连个村名都没有，更谈不上修家庙祭祖宗。几天来，五世祖捏拿着这段心事，到处向人们打听，谁能帮着他解开这个心结？有人告诉他，去县城西南十里许，有一杨姓庄子的村落，是个有上千人口的回民村庄。村里有一座颇为壮观的清真寺，寺里有一位名叫穆萨的老阿訇。这位老阿訇虽说身为伊斯兰教的教长，但是隔教不隔理，与周围的汉民相处得如鱼得水。穆萨阿訇不仅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教经学底子，对孔孟之学也颇

有研究，是一位儒伊兼通、回汉皆懂的高人。或许，向这位老人家倾诉一番自己的胸中块垒，请他帮着指点一二，也许便能走出迷津，释去重负。

话是这么说，可五世祖卢丁却总是忐忑不安。自己一个从海边逃难过来的粗人，能去求这位隔着教门、风俗和信仰都不尽相同的先生吗？虽说隔教不隔理，可早就听人家说伊斯兰教门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禁忌，自己又不懂，万一句话说走了嘴怎么办。思前想后，还是去吧，既是有学养的阿訇，就算我有个一差二错，也会得到人家的指点。

走出芦荻摇曳的湿地，卢丁按照人们指点的那个方向，疾步快行地走去。约莫半个时辰，眼前一亮，远处大片大片的荒草丛里，涌起一天紫紫色的红晕，似云非云，似雾非雾，刹那间勾了卢丁的魂魄，似有某种莫可名状的灵气附上身来。再定睛一看，那洪波涌起的景象，竟是大片大片缀满了硕果的枣树林子，举着姹紫嫣红的帐幔从远天飘然而来。怪不得算命先生说“碱蓬棵里彤云红”，眼下正是小枣收获的季节，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哩。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走着走着，不知不觉闯进一片枣林。嚯，全是些干支粗壮、枝叶茂盛的老枣树！无数次环剥留下的伤痕，让这些全身疙疙瘩瘩、铁骨铮铮的树们，像列队操练的武士，尽显着岁月历练的沧桑与顽强；连缀于弯弯曲曲枝条间的果子，则更像亮晶晶的紫玛瑙，让人舌底生津、想入非非。那株几搂粗的大树，应该就是“树王”了：十几个中年男女围在下面，叽叽喳喳述说着什么。好奇的卢丁听着听着，慢慢地解开了其中的秘密，原来，这是一株活了一千四百多年的唐枣树，至今依然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每逢收获季节，总有人慕名而来，专门采摘老枣树上的枣子。那个中的用心，倒不在于它有多么稀罕，而是这株吸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光华、阅尽人间春色的老树，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成了神，成了吉祥幸福平安长寿健康的象征。神树能不让人顶礼膜拜吗？闻了神树的花香，品了神枣的甜蜜，都能给人以荣耀和自豪。于是，每年收获季节，总有人远道而来，求神拜佛地闹腾一阵子，然后像抢仙丹似的摘一捧神枣，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听着人们七嘴八舌的言谈，卢丁不由得想，给穆萨阿訇捎点唐枣树上的鲜枣吧，既不冒犯人家的忌讳，又寄托了美好的祝福。就对其中一位年纪稍大的长者说了自己的想法。那老汉一听说是给穆萨阿訇捎枣，说，那我得亲手给他老人家去摘，那老人好啊，仁义，热心肠，回汉两教没有不说好的一位大善人，庚子六月俺爹摔断胳膊，要不是穆萨阿訇出钱出力帮着接上，说不定就残废了。说着，老汉

在地上铺下一块棉布单子，举起手中一根顶端绑着铁钩的长杆，那一颗颗经过筛选的枣子就被抖落下来了。大约有一捧了，老汉让卢丁把簪在头上的白手巾取下来，将小枣包了。卢丁问怎么收钱，老汉说，枣子在咱们这个地方，就是个吃着玩儿的東西，青瓜脆枣，人见人咬，别见外，更何况你还是送给让人尊敬的穆萨阿訇呢？东西不多，就是个心意吧。卢丁还想说什么，老汉摆摆手告诉他，再往前走一里半地，跨过一条小水沟，就是杨庄子了，那座全村最高的像宫殿似的建筑就是清真寺。

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信众的宗教活动场所，一般不允许信众以外的人员随便进入。像接待所有的汉族朋友一样，穆萨阿訇在自家的私宅与卢丁交谈得非常投机。穆萨阿訇从这个浑身上下充满着正义感的汉子身上发现，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憨厚与朴实里，透着一种质朴善良的人性光辉，这种熠熠生辉的品质甚至与回回人崇尚的“敬主爱人”、“两世吉庆”的信仰有着某种不谋而合的契合和呼应。穆萨以赞许的口吻称道卢丁在立村之后修家庙祭先祖的想法。由盖家庙说到起村名，老阿訇真是费了不少脑筋，翻来覆去掂对了好几遍，最后还是选了“芦花寨”三个字，让卢丁定夺。

“好，这个名字好！”卢丁拍着手说，“这三个字既道出了俺们村子的真实，也从音调上保持了俺卢氏家族的血脉。就叫这个村名吧。”当下，卢丁站起身来，给穆萨阿訇作了个揖，就算把村名定下。

两个人正说得高兴，一个眉清目秀的海里凡拿着一张刚刚抄写完文字的纸进来，看了看穆萨阿訇的脸色，老人家说，没外人，有什么话说吧。

“你抄写完大经后写的那段跋语，我给翻成汉语了。”

“哦，念一遍我听听。”

“感赞真主——为引领世人，慈悯与医治穆民，而降示了《古兰经》。祈求真主赐福其使者以《古兰经》的奇迹得以襄助的穆罕默德，及其谨遵《古兰经》的圣门弟子们。

“真主使我这个小仆人的书写快捷，使书写成为学习语言的途径和工具，通过学习语言了解古兰真谛，以便借此作为现世和后世获得高尚的凭证，单行本《古兰经》在我们杨庄子清真寺已残缺破毁，给我们开经沾吉带来困难，但诵念《古兰经》确是获得恩典的凭证，因此全村教民请求我抄写一部单行本《古兰经》，我本才疏学浅，不能胜任，但又盛情难却，只好应下来。祈求真主襄助，完成此项善功。我拖着病弱的身体，用六十二天的时间恭恭敬敬

地抄完《古兰经》。这部手抄《古兰经》尽管字体拙陋，但哲理深奥。希望真主借此恩赏于我。希望读到此经，从中受益的教亲，为我作好的吉庆的‘杜阿宜’，使我脱离复生日与坟坑的惊恐。抄写此经的目的不是卖名显夸，沽名钓誉，只希望人们从中获益。我把它作为我们清真寺永久的‘卧格夫’（寺内不动产，不得买卖，不得私人占有），它将是我后世旅途上的川资，帮我脱离于后世的惊恐害怕。我不以此向人们索要报酬与礼品，因为我敬畏真主在《古兰经》中的警告，我归信，我证实！”

“噢，小伙子，你的经学底子大有长进啊。能把我的这篇跋翻译得这么精准，还真让我想不到。”年轻人腼腆地笑了笑。穆萨说，“你先去吧，我这里还有客人呢。”

说完，穆萨阿訇转过脸来对卢丁说：“这个后生，是我的学生刘格平，小时候跟着我念经，现如今在沧州府念书呢。是块好材料啊。”

卢丁说：“贵教还是人才济济啊，赶上好机会，这样的后生说不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呢。”

从穆萨阿訇的私宅走出来的时候，卢丁觉得浑身舒泰。走这一趟，值。不光修建家庙和起村名的事儿收了个满盆满钵，还结识了一位儒伊兼通的先生。这位饱学之士的言谈话语，让他顷刻间消解了许许多多过去因为道听途说形成的对回族的偏见。

穿过那片枣树林子的时候，他越发地觉得那红云裹挟的景致甚是诱人。算命先生说的那句“碱蓬棵里彤云红”的话，又在他的耳畔响起。“芦花寨——彤云红——芦花寨——彤云红——”卢丁一遍一遍自言自语着，脚下的路就轻快了许多。

4

苍凉，是大自然给荒蛮之地特别加盖的戳印，它在承受了相对成熟的文明所不屑的白眼的同时，对于未曾开刃的刀剑，又不啻是一块砥砺锋芒的磨石。如果仅仅是地上景物让人望而生畏，也倒还罢了，齁咸的地下水带给人们的灾难，更像是潘多拉盒子里的妖魔，足以让人骨质疏松、骨节变大、牙

齿变黄、身形佝偻。它还与土地沆瀣一气，不时地制造出一些旱涝灾害，让庄稼枯萎、树木干尖、飞鸟远遁、走兽鲜来、生态失调、民生凋敝。旱、涝、沙、碱合谋着，绑架了这个莽原，将它们的意志凌驾于莽原命运之上，用苦涩的基调把苦海沿边的贫穷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是黄河入海口平原特有的印记，是大海退却时留给新生土地的烙印，也是大自然为创造历史的人们埋下的一个获取功德的重重的伏笔。这有点像新生儿在特定时期必然要发生黄疸一样，海浸区地下水的咸涩苦齁，在四季交替运转中，轮回着，化成风，化成雨，化成或浓浊或腥咸、或冰冷或闷热的气体，充盈在圆天为盖、方地为域的茫茫苍穹。因了这运转、这轮回，这天地间孕育、聚集起的神秘甚至神奇的力量，也就有了这样的期待——期待变化，并期待在这样的变化中，造物的昌明能够给这块土地带来甘甜与富庶。而坐落在这苍茫天地间的一个个村落，无疑便是这期待的眼眸，在时光与尘埃中，閃閃烁烁。

芦花寨便是黄河入海口平原上的这样一个村庄。那片被芦荻包裹着的湿地，宛如母腹中带来的胎记：湿、绿、咸集于一身，矗立于这块几乎无人问津的荒蛮之地，每一块裸露出来的高岗，都被白花花的盐碱镶上凄凉的边。卢丁爷爷从拿定主意在这里安家的第一天起，就对族人们说，它就是块贴在地皮上的膏药，把它揭下去，不就新鲜了吗？于是，生来就特立独行的卢氏子孙们，就硬硬地插下了拓荒的犁铧。

不是手里攥着金刚钻的钢露子匠，谁敢揽这个瓷器活呀。人们望着这群敢在这样的环境里安村立户的群体，一半子感叹一半子嘲弄地猜想着。

除了这些，“芦花寨”的突然出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庆云县城衙门里捕快们的关注。然而，当他们几番往返出没草荡之后，看那些一个个破衣烂衫、黔首墨足、只知垦荒种地的庄稼汉子的作为时，实在不能把他们同某种潜在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再加上一直以来，灶丁弃灶逃亡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大清王朝又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何不放他们一马，也算是积德行善吧。当下，几个捕快从五世祖屋檐下，摘下几条正在晾晒的鲞鱼和两把黄烟叶子，煞有介事地例行过公务后，也就不再有人问津。

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一样，芦花寨堂而皇之地成为庆云县域内一个新立的村落。

芦花寨人刚刚把脚落下，孵化五世祖心中那个小九九的梦幻，还将信将

疑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化入化出。就在这个时候，比三伏天西北方向来雨的天气变化还快，大清王朝说完就完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从此没有了大清国号，改叫中华民国了。临时大总统孙文一声令下，举国征集国歌——这是官家和文人们的事，庄户日子有歌得过，没有歌也得过，才不管它呢，让穿绫罗、食俸禄的人们忙活去吧。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五世祖卢丁骑着毛驴，到板打营镇上去看望朋友。走在官道上，迎面过来一支穿着灰色制服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歌朝县城方向行进。

起初，五世祖还不信，反复听了几遍，那歌词竟是当年算命先生给他说的
那个“蛋孵蛋”。这就奇了怪了，再听，还真是：

卿云烂兮，
紉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时哉夫，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哎呀，世道变了。连‘白’家的人都“蛋孵蛋”了。看来，当年的算命先生还是有先见之明呀。多亏听了人家的话，迁到这庆云县来，我这芦花寨，就是孵蛋的一个好地方呀。一定得把它孵活养大，让它……怎么着来？……噢，噢，想起来了：“碱蓬棵里……彤……云红”！五世祖想着，来到朋友家。主人将他让进正房，正赶上朋友为儿子聘请的私塾先生也在，就说起了在路上碰见唱歌队伍的事。那私塾先生告诉他，这是中华民国的国歌哩。这歌好啊，是由教育部长蔡元培提议，请侨居北京的比利时音乐家欧世东谱曲的，气象高泽，超越万流，而卿云兼像国旗，光华隐喻国号，播诸弦管，尤足动人爱国之思。且帝舜始于侧陋，终以揖让，为平民政治之极致，遗制流传，仰吾人永远诵习，借以兴起其慨慕爱国之心，似于引领民众，大有裨益。惟歌词太简，不便长言，拟于歌后，或更复叠其词，以明咏叹。癸丑（1913年）四

月初八，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民国国会开院典礼上，大总统带头唱了它。

五世祖听不懂私塾先生那些之乎者也，但有一条他是听懂并记住了：《卿云歌》是中华民国的国歌。原来，这国歌还是个极重要的事体哩。他终于明白，国歌对于一个国家，是像一个人的精气神那么要紧的一种东西。五世祖怎么也想不到，这歌子居然还和国家联系在了一起。虽说几十年来清廷腐败，朝政不整，国运不昌，可眼下改朝民国了，刚兴国歌就把庆云唱进去了。五世祖高兴啊，能来到庆云这地方，真是他们的福分，他相信只要在这个地方待下去，算命先生说的那个好日子肯定能来。五世祖卢丁兴奋着、激动着，人们不就是盼着天下太平，盼着日月光华，阳光灿烂吗。

《卿云歌》就是那首人人心里都想唱的心曲吗？五世祖胡乱琢磨着，却也一时没有特别确切的答案。他只是觉得，如果是，那个心曲最好能说出老百姓的心声，让大伙都承认、都想唱才行。但他马上又觉得这似乎不是他能左右的事情了——管它呢，即便那样的日子真的来了，兴许咱赶不上呢。能赶上的话，自然就会知道了。福分这个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命里带着呢。命里没有，强求也求不来。

心里的高兴却是真切的。

就是被这样的一股子心气儿助着，没几年的工夫，五世祖领着大伙开出了一片又一片上好的农田。芦苇丛中的湿地，原本都是些积水涝洼，除了茅草、芦草、水稗子草，别的什么都不长。开垦之后，抬起了一个又一个钓鱼台，形成了一条又一条排水沟，草归草坡，水走水道，地表的盐碱也随着下泄的水流排走，抬起来的地里，长出了很好的庄稼。远远望去，新开的钓鱼台，就像一块块硕大无朋的切糕，摆在辽阔的平原上。芦花寨人的日子像揉进酵母的面团，腾腾地发了起来，暄腾得像掉在地上一弹就起的皮球。过去一片荒草野坡的所在，一下成了茅屋草舍相连、绿水环村、碧波荡漾的境界，谁看了谁眼馋。

听到周围的人们发出啧啧称赞的话语，全村人都充满着欣喜与自豪。五世祖说，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从一伙被官府追得整日里东躲西藏的流寇，混到这样的光景，该知足了。再往前走上一步，那个人人都想的日子或许就能到手了。望着那茅舍相连的村子，卢丁爷爷突然觉得，眼下这光景很像算命先生哼唧的那首歌，莫非庄户人家的好日子就要来到了？这么想着，老人下意识地把手里的烟袋锅子攥了一下，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的疼痛，让他有了一

种被提醒的感觉。

5

日子这东西很怪，你以为你盼望的光景也像天狗吃月亮那样，黑云遮盖一会儿马上就会把光明吐出来，就有点太天真了。它偏偏不那样走，或者说走着走着，朝着另一条道拐了弯，让你来不及思索，就被拖到新一轮的洗牌中去了。

就在五世祖信誓旦旦要把芦花寨孵化成一只大鸟的那个春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席卷了整个华北平原。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到二十三年春三月，没下过一场透地雨雪，就连马颊河也干了。还有人说，二百里以外的黄河也断流了。

芦花寨周围的那片湿地，入冬前往下掘上两锹深，还能凑合着见点湿乎，偶尔还能刨出一两条蛰伏的泥鳅。眼下清明已过，地表龟裂成破碎的瓦块，看上去像是罩着一张被太阳烤酥了的大网。地干得刨下三锹深还是干土，抓一把土朝着空中一扬，立马就化作一道烟尘飞走了，几乎所有生命的生长欲望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遏制，就连最泼辣的芦苇也懒得发芽。远远望去，除了有些原先水比较深的沼泽地里的芦苇还有点青徐徐的绿意，连接到天边的大都是芦穗苍茫，干叶焦黄，一片凄凉。五世祖远远望着，禁不住担心，如果这期间遇到一场野火，又有强劲的东北风的助力，整个南大洼肯定是一片难以想象的火海。

旱情烤焦了原野，更在拷问人性的善恶。

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中华民国的国歌里喊出的这种声音，到底是有别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了。天下再也不是真龙天子一个人的天下了。三民主义旗帜下的百姓，似乎嗅到了某种时代变迁的熏风，至于这股风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参与国事政事的话语权，许多人并不往这方面考虑，他们是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庄户人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黔首，还到不了替王公大臣们操闲心管闲事的份儿。他们关心的是春种秋收，关心的是风调雨顺，关心的是仓囤盈虚。就这，非一人之天下的召